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二十一章 諛佞

太宗嘗止一樹下，曰：「此嘉樹。」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。太宗正色謂之曰：「魏徵嘗勸我遠佞人，我不悟佞人為誰矣，意常疑汝而未明也。今乃果然。」士及叩頭謝曰：「南衙群臣，面折廷諍，陛下常不舉首。今臣幸在左右，若不少順從，陛下雖貴為天子，復何聊乎？」太宗怒乃解。代州都督劉蘭謀反，腰斬之。將軍丘行恭希旨，探心肝而食。太宗責之曰：「典自有常科，何至如此！若食逆者心肝而為忠孝，則蘭之心肝當為太子諸王所食，豈到汝乎？」行恭慚謝而退。蘭本青州明經，遇亂為鄉里所稱，保完青郡，遠近歸之。初降李密，密敗，歸國，在代州為遊客所告，遂族滅。

許敬宗父善心，與虞基同為字文化及所害。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，備見其事。貞觀初，敬宗以便佞為恩，德彝薄其為人，每謂人曰：「虞基被戮，虞南匍匐以請代；善心之死，敬宗蹈舞以求生。」敬宗深愧恨焉。初，煬帝之被戮也，隋官賀化及，善心獨不至，化及以其人望而釋之，善心又不舞蹈，由是見害。及為封德彝立傳，盛加其罪惡，掌知國史，記注不直，論者尤之。與李義府贊立則天，屠害朝宰，公卿以下，重足累息。移皇家之社稷，剽生人之性命，敬宗手推轂焉。子昂，頗有才藻，為太子舍人。母裴氏早卒，裴侍婢有姿色，敬宗以為繼，假姓虞氏。昂素與之通，敬宗奏昂不孝，流於嶺南。又納資數萬，嫁女與蠻首領馮盎子及監門將軍錢九隴，敘其閭閻。又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，利其金帛，乃為寶琳父敬德修傳，隱其過咎。太宗作《威鳳賦》賜長孫無忌，敬宗改云賜敬德。其虛美隱惡，皆此類也。敬宗卒，博士袁思古等議曰：「敬宗位以才升，歷居清級。棄長子於荒徼，嫁少女於夷落。聞《詩》聞《禮》，事絕於家庭；納采問名，唯同於贖貨。易名之典，須憑實行。案諡法，名與實爽曰『繆』。請諡為繆。」敬宗孫彥伯訴於執政，請改諡。禮官議以為既過能改曰「恭」，乃諡為恭。彥伯，昂之子也，既與思古忿兢，將於眾中毆之。思古謂曰：「吾與賢家君報仇，緣何反怒？」彥伯大慚而退。

高宗末年，苦風眩頭重，目不能視。則天幸災遲己志，潛遇絕醫術，不欲其愈。及疾甚，召侍醫張文仲、秦鳴鶴診之。鳴鶴曰：「風毒上攻，若刺頭出少血，則愈矣。」則天簾中怒曰：「此可斬！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！」鳴鶴叩頭請命，高宗曰：「醫之議病，理不加罪。且我頭重悶，殆不能忍，出血未必不佳。朕意決矣。」命刺之。鳴鶴刺百會及牖戶出血。高宗曰：「吾眼明矣。」言未畢，則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：「此天賜我師也。」躬負繒寶以遺之。高宗甚愧焉。

則天稱尊號，以睿宗為皇嗣，居東宮。洛陽人王慶之希旨，率浮偽千餘人詣闕，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為太子。召見，兩淚交下。則天曰：「皇嗣我子，奈何廢之？」慶之曰：「神不享非類。今日誰國，而李氏為嗣也？」則天固諭之令去，慶之終不去，面覆地，以死請。則天務遣之，乃以內印印紙，謂之曰：「持去矣。須見我，以示門者，當聞也。」慶之持紙，去來自若。此後屢見，則天亦煩而怒之，命李昭德賜杖。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門外，昌言曰：「此賊欲廢皇嗣而立武承嗣！」命撲之，眼耳皆血出，乃榜殺之。

則天朝，嘗三月降雪，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祥瑞，草表將賀。左拾遺王求禮止之。味道曰：「國家事，何為誑妄以賀朝廷？」求禮曰：「宰相不能變理陰陽，令三月降雪。此災也，乃誣為瑞。若三月雪是瑞雪，臘月雷當為瑞雷耶！」舉朝善之，遂不賀。求禮方正有詞畢，歷左臺殿中，轉衛王掾而卒。

魏元忠為御史大夫，臥病，諸御史省之。侍御史郭霸獨後，見元忠，憂形於色，請視元忠便液，以驗疾之輕重。元忠辭拒。霸固請，嘗之，元忠驚惕。霸喜悅曰：「大夫泄味甘，或難療；而今味苦矣，即日當愈。」元忠剛直，甚惡其佞，露其事於朝廷。

張易之兄同休，嘗請公卿宴於司禮寺，因請御史大夫楊再思曰：「公面似高麗，請作高麗舞。」再思欣然，帖紙旗巾子，反披紫袍，作高麗舞，略無慚色。再思又見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寵，因諛之曰：「人言六郎似蓮花，再思以為不然，只是蓮花似六郎耳。」有識咸笑之。後昌宗兄弟犯賊，則天命桓彥範、李承嘉勘當以取實。經數日，彥範等奏：「昌宗兄弟共有贓四千餘貫，法當解職。」昌宗奏：「臣有功於國家，所犯不至解免。」則天問諸宰臣曰：「昌宗於國有功否？」再思時為內史，奏曰：「昌宗合煉神丹，聖躬服之有效，此實莫大之功。」乃赦之。天下名士，視再思如糞土也。

成敬奇，有俊才，文章可立就，為大理正，與姚崇有姻親。崇或寢疾，敬奇造宅省焉，對崇涕泣。懷中置生雀數頭，乃一一持出，請崇執手而後放之，祝云：「願令公速愈。」崇勉而從之。敬奇既出，忿其諛媚，謂子弟曰：「此淚亦何從而來？」自茲不復接遇。

鄭愷者，滄州人，來俊臣羅織文狀，皆愷草定。張易之兄弟薦為殿中侍御史。易之敗，黜為宣州司戶。既而歸，武三思用事，將害桓敬等，愷揣知其情，求謁三思。三思見之，愷先哭甚哀，既而大笑。三思怪問其故，對曰：「前哭甚哀者，弔大王國破家亡也；後大笑者，賀大王得愷也。東之等五人為上所忌，日夜為計，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。大王豈不知之？今據將相之權，有過人之智，廢則天兵不血刃，易於反掌。今料大王之勢，孰與則天？大王不去五王，身有憂卵之危，此愷所以寒心也。」三思大悅，引與登樓。謀陷五王而殺之，皆崔湜、鄭愷之謀也。累遷吏部侍郎，賣官為務，後與譙王重福構逆而死。

太平公主，沉斷有謀，則天愛其類己。誅二張，滅韋氏，咸賴其力焉。睿宗朝，軍國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諮決，然後以聞。睿宗與群臣呼公主為太平，玄宗為三郎。凡所奏請，必問曰：「與三郎商量未？」其見重如此。其宰相有七，四出其門。玄宗孤立而無援。及竇懷貞等誅，乃遁於山寺，俄賜自盡。竇懷貞傾巧進用，累遷晉州長史，諂事中貴，盡得其歡心。韋庶人乳母王氏，本蠻婢也，懷貞聘之為妻，封莒國夫人。俗為奶母之婿曰阿善，懷貞每因謁見及進奏表狀，列其官次，署曰「翊聖皇后阿善」。時人鄙之，呼為「善」，懷貞欣然自得。韋庶人敗，遂斬其妻，持首以獻。居憲臺及京尹，每視事，見無鬚者，誤以為中官，必曲加承接。睿宗踐祚，懷貞位極人臣，道諛不俊，以至於敗。先天中，玄宗戡內難，懷貞投水死。

駙馬張垺，以太常卿、翰林院供奉官贊相禮儀，雍容有度。玄宗心悅之，謂垺曰：「朕罷希烈相，以卿代之。」垺謝不敢當。楊貴妃知之，以告楊國忠。楊國忠深忌之。時安祿山入朝，玄宗將加宰相，命垺草詔。國忠諫曰：「祿山不識文字，命之為相，恐四夷輕於唐。」玄宗乃止。及安祿山歸范陽，詔高力士送於長樂坡。力士歸，玄宗問曰：「祿山喜乎？」力士對曰：「祿山恨不得宰相，頗有言。」國忠遽曰：「此張垺告之也。」玄宗不察國忠之誣，疑垺漏泄，大怒。黜垺為盧溪郡司馬，兄均為建安郡司馬，弟瑋為宜春郡司馬。